

王建辉
著



教育与出版

——陆费逵研究

2

中華書局

建辉
著

教育与出版

——陆费逵研究

K825.42

W222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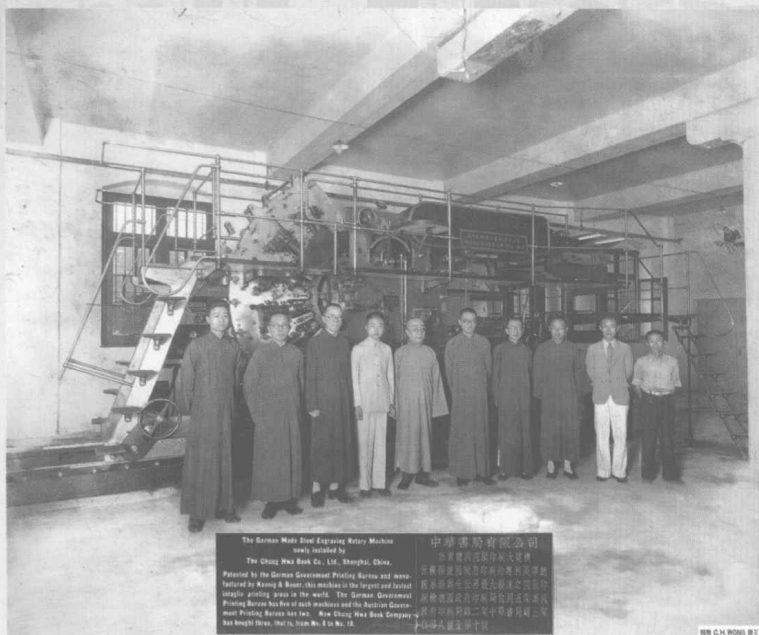
教育与出版: 陆费逵研究 / 王建辉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6

ISBN 978 - 7 - 101 - 08537 - 2

I. 教… II. 王… III. 陆费逵(1886 ~ 1941) — 人物研究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683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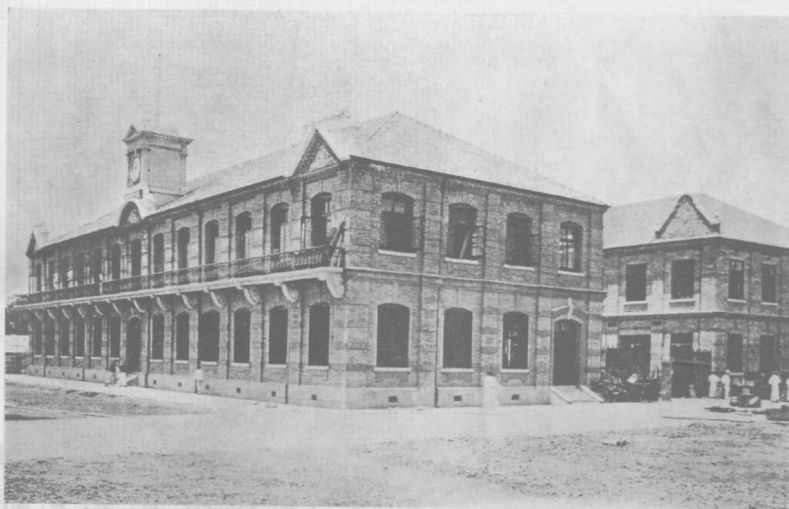
-
- | | |
|------|--|
| 书 名 | 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 |
| 著 者 | 王建辉 |
| 责任编辑 | 梁 彦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½ 插页 6 字数 150 千字 |
| 印 数 | 1-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8537 - 2 |
| 定 价 | 22.00 元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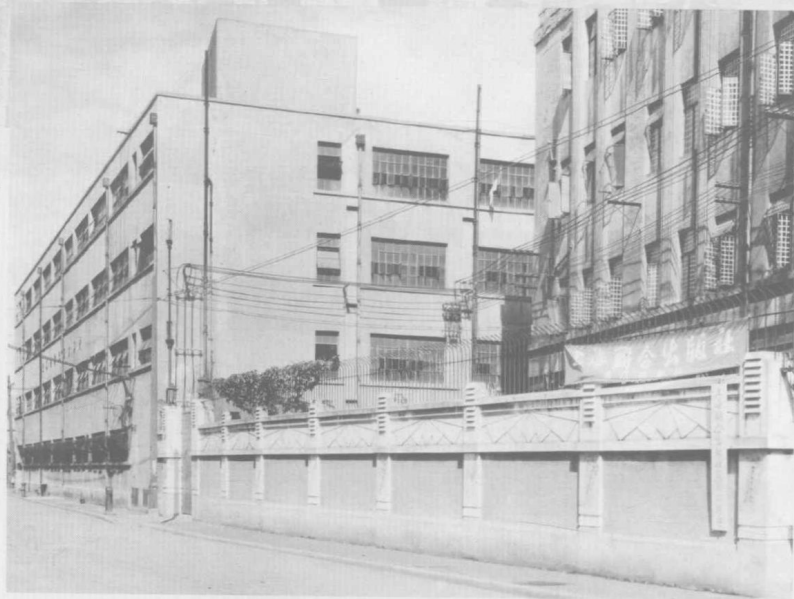
The German Made Direct Engraving Rotary Machine
 was designed by
 The Chung Hwa Book Co., Ltd., Shanghai, China.
 Patent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Printing Bureau and mass
 produced by Koenig & Bauer - this machine is the largest and fastest
 directly printing press in the world. The German Government
 Printing Bureau has five of such machines and the Russian Govern-
 ment Printing Bureau has two. New Chung Hwa Book Company
 has bought three. They're from No. 6 to No. 10.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此機器係德國政府印刷局所製
 係世界最大最速之活字印
 刷機德國政府印刷局有五架
 俄國政府印刷局有二架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已購三架
 由第六號至第十號

1935年，陆费逵（左五）等在中华书局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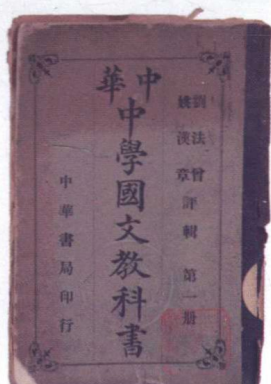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上海静安寺路办公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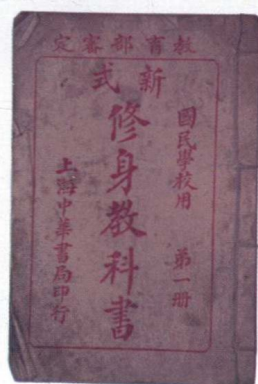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上海澳门路总厂

中华书局出版的部分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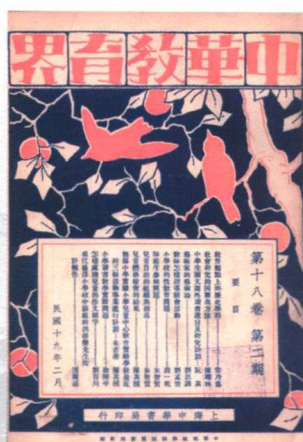


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



新式修身教科书

中华书局出版的部分教育类杂志



《中华教育界》



《中华童子界》



《中华学生界》



《小朋友》



舒新城与《辞海》



中华书局所获美国巴拿马赛会金牌奖凭



总编辑部



第一洋装部



西文排版课



石印课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前中华书局时期	(6)
一、在商务印书馆之前	(6)
二、商务印书馆的重臣	(12)
第二章 中华书局前三十年	(17)
一、初期的发展	(17)
二、“民六危机”	(20)
三、二十年代	(27)
四、三十年代的鼎盛	(32)
五、战争到来以后	(35)
六、中华书局前三十年发展原因分析	(39)
第三章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双雄会	(52)
一、教科书	(53)
二、工具书	(62)
三、古籍出版	(67)
四、杂志出版	(72)
五、竞争补说	(75)

第四章 陆费逵的出版思想	(87)
一、出版的基本属性	(87)
二、出版者的素质与人格	(92)
三、出版的经营问题	(97)
四、出版要有世界眼光	(103)
第五章 陆费逵的教育思想	(109)
一、教育是立国根本	(110)
二、教科书和国语	(112)
三、教育改革与教育方针	(115)
四、实利主义和职业教育	(117)
五、实践作用	(120)
第六章 陆费逵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 几位主政者	(126)
一、陆费逵与张元济	(126)
二、陆费逵与王云五	(132)
三、陆费逵与舒新城	(137)
结语	(147)
一、斯人逝去	(147)
二、业绩长存	(150)
附录	(164)
一、中华书局的分局体系	(164)
二、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冠军与 亚军	(176)
三、陆费逵研究文献	(185)

四、主要参考文献	(190)
----------------	-------

后记	(198)
----------	-------

引 子

1912年的太阳像往年度一样的那模样。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并不知道他此刻所做的这一切,在不知不觉阅读写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出版史。这一年是中华民国元年,一个新的书业机构宣告成立,它取号与新的共和国相同——中华书局。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书局的诞生,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这个富有野心的年轻创始人,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重要职员,1908至1911年,他就职于这家后来被称做中国近代出版之始的出版机构。

这个年轻人名叫陆费逵,字伯鸿,又字少庵,1886年出生,祖籍湖北咸宁,祖籍浙江桐乡,出生地是陕西汉中,长在蕲春。虽然他的出生地没有列入桐乡,但他却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桐乡人。陆费逵早年入蕲春县所办的陆氏英文学塾附设日文专科,1901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后曾任安徽大学校长。1904年随兄绍康至武昌,创办新学界书局,任社长,为评议员。1906年与马相伯一起接办汉口的《楚报》,任主笔。因著文抨击时政,《楚报》被迫停刊,陆费逵逃到上海,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1907年入文明书局,做了编辑。最早年的这一点经历预示着以后他将与出版结为伴。

将陆费逵引入商务印书馆的,是商务印书馆老资格的编辑高梦旦。有人将高梦旦称为商务印书馆创业三元老之一,也有人将高梦旦称为商务印书馆的“参谋长”。高梦旦和陆费逵原非亲半故,只是与当时在文明书局的陆费逵常有事务性的会

引 子

1912年的太阳像往常年度一样的照耀着。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并不知道他此刻所做的这一切,在不知不觉间改写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出版史。这一年是中华民国元年,一个新的书业机构宣告成立,它取号与新的共和国相同——中华书局。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书局的诞生,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这个富有野心的年轻创始人,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重要职员,1908至1911年,他就职于这家后来被称做中国近代出版之始的出版机构。

这个年轻人名叫陆费逵,字伯鸿,又字少沧,1886年出生,雁行居长为家中长子,祖籍浙江桐乡,出生地是陕西汉中,长在南昌。虽然终其毕生并没有到过桐乡,但他却一直自认为是一个桐乡人。陆费逵早年入熊育锡所办的熊氏英文学塾附设日文专修科,深受教师吕烈煌器重,后任正蒙学堂校长。1904年随吕烈煌至武昌,创办新学界书店,入日知会,为评议员。1906年与冯特民一起接办汉口的《楚报》,任主笔。因著文抨击时政,《楚报》被迫停刊。陆费逵逃到上海,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1907年入文明书局,做了编辑。最早年的这一点经历预示着日后他将与出版终身为伴。

将陆费逵引入商务印书馆的,是商务印书馆老资格的编辑高梦旦。有人将高梦旦称为商务印书馆创业三元老之一,也有人将高梦旦称为商务印书馆的“参谋长”。高梦旦和陆费逵原本非亲非故,只是与当时在文明书局的陆费逵常有事务性的会

教育与出版
——
陆费逵研究

面,高惊其才干,便向商务印书馆作了推荐,经张元济同意后,以重金聘入馆内,待遇之优为馆中旧人所不能及。高梦旦注重人才,与张元济两人均特别看重陆费逵,共商委以出版部部长、《教育杂志》主编的重任,高还作主将自家侄女嫁给陆费逵,目的很明确是“欲坚其心”,为商务印书馆留住一个日后可堪大用的人才。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十几年前中国发生变法维新运动。在这十年间,维新与革命的变奏成为中国的主旋律。陆费逵曾是日知会会员,他预料清朝统治会被推翻,革命一定会成功,当此之际教科书必定有大的改革,于是曾向商务印书馆当局提出革新教科书,但未被采纳。因为商务印书馆的决策者张元济以至高梦旦,这时是立宪派,正热衷于立宪,没有看到世事与时局变化在即。张元济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虽然只是边缘。变法流产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探求目标。梁启超等在日本办《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章太炎等则在上海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鼓吹革命。爱国者起了分化。“共和”与“立宪”之争,势同水火。维新变法的志士们,面临着一种角色变换,面临着一个思想转弯。张元济没有能转过这个思想弯子,对于立宪仍然抱着善良的幻想。^①

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确实需要一套表达新的价值观念的教科书。陆费逵说服不了商务印书馆的决策者们,便决定自己动手来编辑一套新教科书。1910年正月,商务印书馆的同仁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决策者们也曾议论陆费逵“在外私编教科书”的事,公司甚至也有人主张“将其书买入”,^②但可能是反对者众,公司并没有将陆费逵的行为纳入公司的业务。辛亥革命的爆发更坚定了陆费逵的意志,更促成了他从坐而论到起而行,加快编

① 李思敬:《百年读史的思绪》,《出版广角》1998年第2期

② 蒋维乔:《蒋维乔日记》,《出版史料》1992年第2期,第59页

辑新教材。而商务印书馆此时也遇到了困境。因为总经理夏瑞芳一意孤行,擅自挪用巨资购买橡胶股票受骗,公司流动资金吃紧,面临倒闭。陆费逵利用商务印书馆内部之乱,与同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几个员工陈协恭(寅)、戴懋哉(克敦)等二三知己,在家中秘密谋划和编辑教科书,筹资准备成立新的书局。这是1911年秋天甚至更早的事。

1912年民国纪元的第一天,新的书局宣告成立,并在当时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刊出《中华书局宣言书》。发表宣言大约是那个年代的一种风气,比中华书局稍晚一年成立的亚东图书馆也有过一篇《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①但后者比不上前者,早出的中华书局这篇宣言立意更为高远,它注定要成为名文。中华书局宣言书全文由三部分组成,开宗明义地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后面一段谈中华书局成立之缘由和目的,更像一则“形象广告”。再后是具体的教科书编辑大意。从这篇宣言,可以窥见陆费逵的手笔之大与志向之远。

书局名称与新的国号相同,这明显是有意地借势。但这可能是挂牌,正式营业在2月间。据同是创办人的陈寅(字协恭,1882—1934)说:“中华于民国元年元旦成立,2月22日开始营业,伯鸿是辛亥大除夕(2月17日)进局的,我却先三个月。”^②这段回忆很重要。说明当时的陆费逵确实是在悄悄地进行,其时职任还在商务印书馆。陈寅在中华书局创办仅一年时有一段文字,留下了直接的史料:“客岁革命起义,全国响应,阴历九月十三(11月3日),上海光复,而苏杭粤相继下。余于九月十六

① 《上海亚东图书馆宣言》,见于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3—24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

② 陈协恭:《中华书局一分子的话》,《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创刊号(1931年)